

鄉 下 姑 娘

盧任鈞選譯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

鄉 下 姑 娘

盧 任 鈞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目次

雲雀（藤森成吉）	一
一個體操教員之死（藤森成吉）	三二
名譽老婆婆（江馬修）	五二
戰爭雜記（德永直）	八〇
鄉下姑娘（黑島傳治）	一一三
決心（窪川稻子）	一四〇
水溝老鼠（立野信之）	一四九
嘲（平林泰子）	一七七
凱旋（堀田昇一）	二三四

## 雲雀

初秋的一個美麗的早晨，我把今朝寄到的定貨的明信片查看了一回，拿到店裏去。揭起門帘一看，街上正曬着午前八時的陽光，黃澄澄地，房子的陰影，暗黑地遮住了街道的半邊。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店子裏，怪冷靜的；店門前，祇有新吉一個人好像在緊貼着火盆一般地坐着。雖然我已經走到店子裏去；但，看他的情狀，卻並沒有留意到。當我跑到櫃房裏坐下的時候，他才轉過臉來。在他的盯着的一對眼睛裏，露出了很明顯的狼狽的光芒。他急急忙忙地把什麼東西從火盆裏拿了出來，投進袖袋裏去。

「你在幹什麼？」我看見他的情狀，就這樣地責問他。

「不，什麼……」新吉口吃着，覺得怪難爲情般地說。

「把這定貨做好。」我把明信片放在錢櫃上面。

「是。」說着，新吉就站起，走來，一壁把明信片看了又看，一壁就用脚尖兒淺穿着木屐，跑向裏面的倉庫那邊去。他所烤着的火盆裏，炭火正熊熊地燃燒得紅亮亮的。我忽然在炭末的微薄的氣味裏，嗅到了燒魚的味兒。

第二天，我吃了午飯，就到庭裏去玩弄那些盛在盆子裏頭的花木。這當兒，新吉忽然在我的耳邊說一聲：

「少爺！這使我吃了一驚，馬上把頭翻過來：

「什麼？」

「不，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但，請你來看一下子吧，是個怪有趣味的東西。」

「有趣味的東西是個怎樣有趣味的東西？」

「哎，請你來看一下子吧。」那樣說着，他就好像很畏怯地看着我的眼睛。

「好。」我點着頭，跟在他的後邊走。他用似乎不能夠沈着下來的步調，匆忙地在我的

前面跑；一會兒，就把我帶到「內庫」前面去。走上倉庫的石階的時候，他從薄暗的倉庫當中拿出一雙室內草鞋，整整齊齊的擺在我的前面。而他自己卻光着腳，從滿佈着塵埃的地板上走上去。

「祇有這一雙嗎？你也還是穿着好吧？」當我這樣地說的時候，新吉就用似乎很知足般的，普通的語調說：

「我就這樣地够了。」

他開始上樓梯了。

「到那裏去？」我覺得奇怪，就問他。

「就在這上邊。」他好像在賠罪般地说。

「究竟有什麼東西呢？」我又問他，但他並沒有回答。當樓梯已經上完，到了二樓的時候，他又走上三樓的樓梯那邊去。

新吉和我跑到了最高層的三層樓。這裏是人家不常來的地方。上邊好像要壓下來一般地連接着低低的天花板；箱籠和大桶都從樓板上堆起，直到跟天花板相挨摩。在樓板上，還有幾塊金箔和漆都已剝落了的舊招牌，東倒西歪地躺在那兒；舊瓶子，舊秤量台就散亂地橫在它的上面。在它們中間，還有一架陳舊的織布機，在那裏露出着上半截。據說，這是從前我的祖母織布的器具。午後的陽光從北面唯一的、狹小的、作長方形而蒙着鐵絲網的窗口，射進到這殘廢的房屋當中來，使得房子裏的空氣現出黃昏的情調。當我們一跑上去的時候，這些陳舊的用具都好像從靜靜地沈睡着的夢中醒了過來一般地，在微明中睜開眼睛凝視着我們。塵埃好像是那些用具的靈魂的斷片，在我們兩個人的周圍飛舞着。腐朽物的味兒，也好像很希奇而親暱般地向我們兩個人襲來。忽然，我在這陳舊的靜寂當中，聽見了微微地振翼的聲音。

「啊呀！」我很希奇地望着甯子那邊；窗口裏，青空一片，看來簡直像水一般地。那當兒，

房子裏頭再行發出了振翼的聲音，我就望着正在緘默地站着新吉的臉孔。這時候，出乎人家的意料之外，他的灰暗的顏臉，卻生氣勃勃地浮動着歡欣。

「就是那個。」新吉說。

「不是鳥兒嗎？」

「是的。」他跑到紡織機的那方面去，將一雙手攀着一根紡織機的柱子，屈身向前，別一雙手就把一隻鳥籠檢起，拿到我的跟前來。鳥籠是用細緻的鐵絲網做成的圓筒形。鐵絲網是新的，照得到光線的各處，都發出銀色的光芒。籠裏頭，有着一隻茶褐色的小鳥兒。

「這是什麼鳥？」我覺得未免來得唐突，吃了一驚，就詢問新吉。

「雲雀。」

「雲雀就是這樣的鳥兒嗎？並不十分可愛哩。」我不經意地說着。

「可是……請看，她對我竟這麼馴服。」小鳥短促地叫着，看着新吉的臉孔，挨着籠子



飛上來。新吉把掩閉着籠側的小門的帶子解下來；小鳥就挨着他的正在解着帶子的手兒，好像很高興似的叫着。門一放開，小鳥就鼓着翼膀，飛了出來，站在新吉的打開着的手掌上。並且，還忽然把頭頸伸進翼下，攢到發癢的地方去。

「是個對人很馴服的小把戲哩。」新吉似乎很高興地對我說。

「對你很馴服啦。究竟從那裏弄來的？」

「這隻鳥兒嗎？」說着，新吉的話語忽然滯澀起來：「這本來是龜田店飼養的東西，前幾天由我硬討來的。——是龜田店當她還是個雛兒的時候就從山裏捉來，小心翼翼地養馴了的。」

「唔，原來如此。他竟把那樣地養馴了的東西送給你啦。」

「是，因為我很固執，硬要他給我。——並且，他那邊還有一隻雄的。這是雌的。」

「是嗎？這是雌的嗎？可是，爲什麼把她藏在這倉庫的三層樓上呢？第一，放在織布機的

暗角裏，不是一整天連陽光也看不見嗎？那樣下去，是會病死的。」

新吉忽然把眉頭皺起來，一聲不響地撫着小鳥的頭兒。小鳥也好像很親暱一般地望着他的臉孔，叫着。

「你看，不久天氣就要冷起來了。在這樣的地方，是要把她凍死的。以後，還是把她拿到外面，曬得到太陽的地方去好些。」

「是的，我也曾經那樣地想過；——但，可以拿出去嗎？」

「爲什麼不可以？」我反問他：「特意把牠討來，若是弄死了，不是對不起人家嗎？好，試試看吧，也會飛到我這裏來麼？」我把兩隻手掌連接着，送到他的手掌跟前。小鳥看見我的手掌，好像把頭頸稍爲偏了偏。但，一會兒就把腳擺好，飛到我的手掌上面來。而且，還望着我的臉孔，像在獻媚地叫着。

「果然是一隻對人很馴服的鳥兒哩。」我對小鳥生起了愛慕的心情。

「少爺，那就請你把這傢伙拿下去吧，我拿這個籠子。」新吉搖著籠子上邊的帶子說。我就把鳥兒的身體用兩隻手掌圓圓地包圍著，從樓梯上跑下來。新吉跟在我的後邊，長籠子的屁股時常碰著樓梯的階段，發出一種聲響。鳥兒在人類的黑暗的手掌中低聲地叫着。

把鳥籠放在曬得到陽光的溫室上面，我和新吉就開始一同照料小鳥。我把庭樹的枯枝拿了來替鳥兒造好了一根棲身的樹木，新吉就用禾稈編織了一個樣子很不壞的鳥巢。他在這樣的手工上面，有著可驚的、巧妙的天性。我們每天都把水盒裏頭的水更換，新吉還時常從魚店裏將河魚買來，用火薰燒，和青菜相混，製造雀餌；小鳥就從他的指間好像覺得實在好吃，不過般地把雀餌啄食著。小鳥漸次對我也馴服起來了；店中的其他的人們也時常照料她，或是玩弄她。小鳥對於所有的人們都馴服起來了；但對於新吉還是特別來得馴服些。小鳥對於新吉很是親暱的，恰如他是自己的骨肉一般地。當他不在的時候，小鳥總是現出一副很寂寞般的，似乎有什麼不滿足的情狀。當他跑來的時候，小鳥卻能夠從他的足

音曉得他的來到。他如果從遠處看她，那末，小鳥就會在籠裏頭鼓起翼膀喧鬧着。

「爲什麼會那個樣子，真是奇怪啦。阿新，你前生該是個雲雀吧？」店裏的人都對着他說。「雖然你的身體是人類的，但，說不定你的靈魂也是個雲雀哩。」有時，他們還這麼說。每當給人家那麼說的時候，他就老是老實地笑着。新吉看見小鳥對我漸次馴服起來，好像也很高興似的。我也覺得小鳥是個很可愛的傢伙了。可是，我和小鳥中間跟新吉和她是有着很大的差別的。我覺得，小鳥和自己中間，還是家裏的用人和主人中間的關係。就從這互相間的心情說來，新吉也好像是小鳥的半身。

「你完全像是千代的情人哩。」有時候，我對他這麼說，因爲新吉慣呼小鳥爲「千代」。但，一聽到我的話語，新吉的臉孔卻突然紅起來了。並且，他好像在偷看我的臉孔，趕忙把眼睛伏下去；嘴裏頭好像在說什麼話，但又口吃着。我看見他的羞紅的嫩臉，忽然覺得他是一個很美麗的男子。並且，我還覺得，這因爲我的半是開玩笑的話語而突然在心裏感到激動。

的他，實在是一個天真可愛的人。

晴朗而美麗的秋日連續着。樹葉漸次變黃了。空氣也一天一天地變得透明。在蒼碧一片的大空裏，泛出絹綢般的光澤。雲雀每天都在滿曬陽光的籠中取綏，還時常把水汪汪的眼睛仰望着青空。並且，她有時還在嘴的深處獨自說着什麼「話語」。有時又現出好像想要把自己的「話語」當作奇怪的音響而追聽的眼色。我和新吉把籠門一打開來，小鳥就高興而勇敢地躍出到籠外來；有時站在我們的手上，有時跳到我們的胸間，有時還爬到我們的肩膀上。但是，她終於沒有現出那想要飛升到那展開在她的小小的頭兒上面的晴朗無邊的高空裏去的情狀。因此，我時常以爲這鳥兒未免太沒出息了。她的姿態，由全體上說來，是很細小而華麗的。但，她的頭上的毛髮卻跟麥穗一樣地捲起波紋。她的腳很長，很整齊，好像還很強健。她的尾巴細而直；當她鼓翼的時候，她的翼膀就張大得令人吃驚。一看見那翼膀，我就覺得她實在是個名副其實的大空的鳥兒。可是，給人家馴養了的她，卻恰如不曉

得自己原來是那樣的鳥兒似的，卻恰如不曉得自己是那樣的毛髮，腳，尾巴，翼膀的所有者似的，祇是老老实實地馴服於人，在人造的籠裏頭，在人所給與的雀餌當中，在人的手掌的溫熱裏面，滿足而快樂地生活着。那完全是個爲人所馴養，而失掉了她的翼膀的東西。「向上看吧，向上看看那青蒼的大空！」有的時候，我就一個人獨自對鳥兒說着。這當兒，她就爲我的聲音所震驚，把一對水汪汪的眼睛盯住我的眼兒；在她的眼睛裏頭，震盪着一種小鳥兒的恐怖。

「這一向，我討厭起千代來了，」我對新吉說。這麼一來，新吉就好像很驚惶地看着我的臉孔；並且還問我：「難道千代對少爺洩了什麼氣嗎？」

「真的，那鳥兒好像竟想也沒有想到洩氣的事情呢。她已經變成了多麼軟弱的生物了。爲什麼那傢伙並不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天空和曠野裏頭去呢？」我凝視着新吉的臉孔說。但不料，在新吉的眼睛裏頭卻漲起了恐怖的色調。一看見他的眼睛，我馬上就想起

了。小鳥這眼兒。我在這兩個生物的眼睛裏頭，認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幾乎是神祕的同樣的東西。那時候，我忽然感到：新吉和小鳥這兩個生命，也許真的同在某一塊地方長着根兒吧。

光就我到現在所見到的新吉和從新吉那邊聽來的關於小鳥的事情，他們互相間也就很是相類。新吉是在某年秋天的夕暮給我的父親領到我家裏來的。那時候，他簡直餓得要死。父親說，他是從路旁把他拾到的。他不曉得自己的父親，也不曉得自己的母親；自然，也不曉得親戚，兄弟等等。直到現在，誰也不能夠將他出生之後到他開始留下記憶時爲止的他的經歷弄清楚。雖然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還是個六歲的小孩；但，已經有着直到那時爲止的各種的記憶。他記得好幾次睡在空屋裏頭，森林裏頭的寒冷；他也記得把他捉住了好幾次的警察的硬幫幫的手兒。然而，那些記憶現在也已經很模糊了；有些已經完全變成了幻象。在那幻象當中，有的接連着無邊際的，遙遠的，奇怪的天空；有的聚集着不可思議的

美女們；有的亂開着巨大而奇異的野花。

新吉雖然有着那樣的經歷；但，卻是個異常老實，資性淳樸的孩子。在他來到我家裏以後的十三年間，始終都謹守着父親他們的吩咐；簡直沒有違反過一次。店裏的掌櫃們和其他的人們都很愛他，父親更特別顧念他，雖然他還年青，但已經把各種店務委他去辦。他老早就被委派出去收賬，或是跟買賣的對方作種種的商酌；因為他要比普通人來得老成。在店裏的人們當中，我也最喜歡他；沒有兄弟的我，時常覺得他好像就是自己的弟弟。他似乎也覺得和我最親熱。不過，他雖然把我當作很親密的人；但，對於我總是不可思議地有着鄭重而很客氣的地方。我時常不愉快地想：他爲什麼不表現得更親切些呢？

現在，幾乎誰也已經不談他的幼年時代的事情了。父親也好像沒有把那事情告訴誰。新吉自己似乎也不希望聽到那樣的話語。他好像時常努力想要把過去的記憶忘掉似的。



某天午後，一個名叫「銀」的人跑到店裏來了。這阿銀，有一隻眼睛已經壞了，而且是一個跛子。他在各處跑來跑去，售賣或是購買各種小鳥；此外，還以替人家轉通款項，取得中人錢爲業。阿銀是喜歡說話的，在買了點東西之後，他就坐在店前，開始談起天來。那家的小鳥叫得不好，這家的小鳥值得多少錢；他滔滔不絕地談着這些事情。這時候，一個店裏頭的人，忽然談起了新吉的雲雀。阿銀聽到了這句話，就對新吉說，一定要他把那雀兒給他看看。新吉卻現出不願意把自己的雀兒給阿銀看的神色。但阿銀卻始終強要着：「阿新，我替你沽沽價，看看究竟是值得多少錢的鳥兒；哎，給我看一下吧。」我就告訴新吉，叫他不妨給他看一回。新吉聽見了我的話語，才站起來，跑到裏邊，把鳥籠拿了出來。阿銀把鳥兒仔細地看了一回，就說：

「唔，這是一隻好鳥。但把她這樣地丟在一邊是不行的。暫時還是把她借給我吧，那末一來，我就可以好好地陶養她。」